



她以色侍君，从秀女变为圣母皇太后；
一生三次垂帘听政；
她是中国历史上掌权时间最长的铁腕女人。

苏跃◎著

CHUILIAN TINGZHENG
CIXITAIHOU

中国
历史
风云
人物

垂帘听政

慈禧太后

『下册』

中国铁道出版社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垂帘听政

慈禧太后

下册



苏跃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垂帘听政：慈禧太后：全2册 / 苏跃著. — 北京：中国铁道出版社，2017.3

(中国历代风云人物)

ISBN 978-7-113-22840-8

I. ①垂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西太后(1835-1908) - 传记
IV. ①K827 = 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25816号

书 名：垂帘听政：慈禧太后
作 者：苏 跃 著

责任编辑：付巧丽

电 话：(010) 51873038

封面设计：MX DESIGN
STUDIO

电子邮箱：tiedaolt@163.com

责任印制：赵星辰

出版发行：中国铁道出版社（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 邮编100054）

印 刷：北京尚品荣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：33 字数：629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-7-113-22840-8

定 价：59.80元（全二册）

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购买铁道版图书，如有印刷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。电话：(010) 51873174（发行部）

打击盗版举报电话：市电 (010) 51873659，路电 (021) 73659，传真 (010) 63549480



【第七回】

宠内监德海僭越，惊太后东宫斥责

这一日，安德海站在西太后的身后，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西太后。西太后身着一件旗袍，十分合体。旗袍为淡黄色，上面撒满粉红色的牡丹花，衬托着她那张光彩流溢、娇美无比的脸蛋儿。在小安子看来，眼前的美俏娘简直就是仙女下凡、杨妃再生。

西太后猛一回头，她发现小安子目不转睛地看着她。风韵百媚的西太后被小安子看着，竟羞涩地低下了头。

小安子见四处无人，他凑近一步贴在西太后的耳边，说：“主子真美，就像是仙女下凡，美极了。主子一肌一容，尽态极妍；一举一动，飘若仙子。人人都说西施美、杨妃媚，奴才以为这是没见过主子的缘故。若是见到了主子您，西施、杨妃就不觉得美了。”

小安子把西太后捧到了天上。西太后沉醉其中。小安子渐渐靠近了西太后，用他那双宽厚的男性的大手温暖着西太后。

“主子，您让小安子醉了。”

西太后幸福地闭上了眼睛，喃喃地问：“小安子，你嗅什么？”

“小安子入了醉境，小安子在天宇里，闻到了仙女身上散发出的香气。”

“好一个小安子，就你嘴巴会说。”

西太后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，竟鬼使神差般地紧贴着安德海。

突然，一个小宫女走了进来，发出惊叫声，直往后退。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西太后猛地站了起来，她怒目圆睁，吓得小宫女连忙磕头求饶：“太后饶命！太后饶命！”

西太后向小安子使了个眼色，小安子当然明白西太后的意思。他一下子蹿到了小宫女的面前，眼里闪出凶狠的光：

“说，你看到什么了？你这么惧怕，身子还直发抖，你到底看到什么了？”



那宫女跪在地上，身子抖个不停，哭着说：“奴婢什么也没看见，什么也没看见。”

小安子手一挥，那可怜的小宫女退了下去。

小安子凑近西太后嘀咕了几句，西太后点了点头，小声说：“要快一点，干得利索些。”

“噫。”安德海像鬼影一样消失了。

当天夜里，那个小宫女落水身亡。第二天早上，人们在御花园的水池中看见了一个宫女的浮尸，有人说这位宫女原来有夜游症，也许昨晚她犯病了，落水而死。

大清皇宫规矩极多，凡是皇太后、皇后、嫔妃等女眷的寝宫，夜间由侍寝宫女轮流值班，一般不准太监入寝宫侍寝。过去，西太后也曾遵守过这个规定。但是，这几年来，她破坏了这一祖制，她说宫女睡觉太沉，夜间有什么事情也唤不醒她们，所以她特准一位太监入寝宫侍寝，这个人便是安德海。

每隔一晚，小安子就要值一个夜班。春夏两季，他靠在竹帘外面听候召唤。秋冬天冷，他便坐在棉帘子里面守夜。他与另外一个心细胆大的宫女轮流值班，一个上半夜，一个下半夜。有时，西太后也允许他们在门外打个盹儿，甚至还能美美地睡上一大觉。就这样，春夏秋冬，暑去寒来，一晃几年过去了。

西太后毕竟才三十多岁，年轻的妇人焉能不做春梦？每当她难挨长夜时，便辗转反侧，发出轻轻的叹息声。安德海在帘子外听得清清楚楚，他的心里十分难受，但又不好劝解。主子年轻守寡，日子不好过，可自己是太监、阉人，干着急也帮不上忙。平日里，西太后那火辣辣的眼神里，小安子能读懂她的渴望。小安子总是尽量回避主子的目光，不是自己不想让西太后满足，而是自己实在没有那种能力。今天夜里，又轮到了小安子守夜。

这几日，天气特别冷，小安子缩在棉帘子旁边打瞌睡。突然，他听到西太后猛一阵咳嗽，他连忙端上痰盂走到西太后的床边。

“主子，哪儿不舒服？”

小安子的声音很轻柔，西太后仿佛感到一股暖流渗透全身。她又是一阵咳嗽，吐了几口痰。小安子轻轻地在她背后捶了几下。

西太后漱了漱口，喘着粗气，说：“小安子，别走远，我还想咳。”

安德海侧立在西太后的床边，垂着头等候吩咐，他忽然看见西太后的眼里噙着泪水。

安德海走上前去，轻轻地为她揩去泪水。

谁知西太后突然哭了起来，她将脸贴在小安子的手上，哭得好伤心。

“主子，不要哭坏了身子。”



西太后泪眼朦胧，她握紧小安子那双大手，似乎感觉到了男性的雄浑。

过了一会儿，西太后幽幽地问：“站在下面冷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小安子不知说什么好。

西太后身子向上挪了挪，半倚在软榻上，显得十分柔媚。

“小安子，给我捶捶背、捏捏腿。”

“噫。”

小安子的声音很低、很低，几乎听不到，但西太后能感觉到。

安德海慢慢地为西太后按摩，当他那极有力的大手落在西太后的腰间时，西太后颤抖了一下。她柔声细气地说：“上床来吧，站在下边不冷吗？”

小安子没多想，连忙爬到了床上。西太后的软榻好舒服，小安子从未坐过这样柔软的床。他不敢坐进主子的锦被里，只是双手伸进锦被为主子继续捏腿。

西太后娇嗔地推了他一下，小安子身子向下一缩，滚进了西太后的被窝里。他闭着眼睛紧紧地搂住冰肌玉体，不敢出大气。

西太后在他的脑门上轻轻一点：“猴精小安子，你不是个真正的阉人。”

小安子连忙指天发誓：“主子，小安子真的是阉人。只不过当初十岁的时候是自阉的，后来京城的小刀刘师傅又来了一刀，真的割净了。”

西太后惊讶地问：“阉了以后，还想那事吗？”

“想。当然会想的，只不过不能罢了。”

小安子将头伏在西太后的胸中，喃喃低语。西太后贴在小安子耳边又说了些什么，小安子开始胆儿大了……

就这样，西太后与小安子的这种特殊关系维持了一个冬天。毕竟西太后是年轻的妇人，她的欲望越来越大，小安子远远不能满足她的渴望。有时，气得西太后暗自流泪，却也无可奈何。

小安子深知自己的无能，他壮了壮胆子，献上一计：“主子，小安子实在不行。不过，眼前有一个人可以解主子的燃眉之急。”

西太后已是饥不择食，催促着小安子快快献上良策：“快说，你怎么总爱吞吞吐吐的。”

安德海见西太后那欲火中烧的样子，又心疼又好笑，他终于憋出了一句话来：“荣侍卫，他怎么样？”

一听到小安子这句话，西太后全身猛然一颤，暗想：你这个狗奴才，竟看透了我的心。

其实，当年的叶赫那拉·兰儿与荣禄的一段恋情，小安子并不知晓。不过，凭他那个聪明劲儿，他能猜得出来，西太后与荣禄一定曾经有过什么关系。因为



皇宫上上下下，除了安德海，就只有荣禄一人对西太后言听计从、百依百顺。每当荣禄见到西太后时，小安子总感到荣禄凝视西太后时的眼神很特别。荣侍卫的眼里总喷出一股热情来，那是情人才会有热望。

西太后心中十分伤感，当年与荣大哥的一段初恋，是她亲手扼杀的。如今她贵为皇太后，荣禄再爱她，他也不敢表露呀。西太后永远忘不了当年江南的一段美好时光，荣大哥宽宽的臂膀，坚实、有力的大手多么温柔，还有那耳边的呢喃，都让那拉氏回味无穷。

如今荣禄已届中年，妻妾成群了。可是，他们两个人，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下，君臣相见，匆匆而别，甚至连碰一下手的可能性都没有。今天，小安子这么一提，西太后也顾不得什么羞耻了，她连忙点了点头，小安子喜上眉梢。

第二天上午，安德海便找到了荣禄。荣禄此时已是皇宫里的头等侍卫，他的身边除了一位貌若天仙的妻子外，还有三位美妾，最小的那一个才十七岁。但他总觉得生活中少了点什么。当年与兰儿相识时，两人感情甚浓。娶妻后，他从妻妾的身上找不到那种令人心醉的感觉。他深知那是一段终生难忘的初恋情怀，是一个人一生中只能享有一次的。

可是，往事如烟，如今那段情早已飘零，他到天涯海角也找不回来了。

虽然在皇宫里经常见到西太后，可是每当面对初恋的情人时，那端坐在黄纱幔后的圣母皇太后分明不是心中的兰儿。荣禄必须向圣母皇太后行屈膝大礼，目睹芳容，心底涌出的却是酸楚。

“荣大人吉祥！”

“安公公吉祥！是什么风把安公公给吹来了？”

两个人寒暄了几句，荣禄连忙令仆人上茶，西太后身边的宠监，他荣禄不敢怠慢。安德海今日亲临荣府，一定有事情。至于小安子想说什么，荣禄一点儿也猜不出来。

“荣大人，今日下午到内廷等候安某，到时候，我在内廷门前迎接大人。”

原来，安德海是来约自己进宫的，不过，荣禄可没敢多想什么。一来他觉得自己与西太后之间的关系是很纯洁的，他不忍心玷污纯洁的感情；二来他也不知道西太后目前正渴望异性的安慰。他只是猜想西太后一定有什么事情，也许是除掉哪一个不顺心的人吧。所以，除此之外荣禄并没有其他方面的心理准备。

到了午后，荣禄及时赶到，安德海早已站在内廷大门口等他了。荣禄坐的是四人小轿，小安子走在前面，一路引着轿夫走进了内廷。到了离储秀宫不远的地方，安德海手一挥，让轿夫们在此耐心地等候。轿夫哪里敢多嘴多舌，他们低下头，不敢正视荣禄。小安子领着荣禄到了储秀宫。

荣禄这是第一次进西太后的寝宫，他的心里多多少少有一点忐忑不安。只觉



第七回

宠内监德海僭越，惊太后东宫斥责

得眼花缭乱，香气四溢，熏得他软酥酥的。到了地方，荣禄规规矩矩地站在台阶下，听候命令。

不消一刻钟，他看见宫女一个个全走了出来，最后，有一个年龄稍大一些的宫女把持宫门，其中有一模样俊美，从骨子里往外透着灵气的小宫女还回过头来，轻轻地说了一句：“杏儿姐姐，多累你了。”

那个年龄大一点的宫女叫杏儿，是西太后最贴心的侍女。平日里，小安子与她关系最好，西太后的一些隐私瞒不过她与安德海。不过，杏儿的嘴巴就像贴上了封条一样，谁也甭想从她口中得到一丝儿关于西太后的消息。

小安子从寝宫里走了出来，他双手一揖，请荣禄入内。荣禄只顾入内，竟不知何时小安子已退下。

荣禄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地上，口呼：“臣荣禄恭请圣母皇太后金安！”

西太后微微一笑，与大殿纱帘后的“女皇”判若两人。她柔声细气地说了句：“又没有外人，何必这么拘礼呢？”

荣禄依然是很紧张，他不由自主地向四处一张望，发现只有他与西太后两个人。今天，西太后穿的是便装，比穿朝服俊俏多了。一件粉红色的湘绣小袄，袄上还盘着蝴蝶花扣，下身穿着一条米黄色的长裙，把她那杨柳细腰衬托得十分动人。她并没有梳旗头，而是披散着头发，乌黑的长发像瀑布一般飘逸。

荣禄看罢暗自吃惊，眼前之人分明不是端坐在大殿纱帘后的皇太后，而是千娇百媚、让人陶醉的小美妇。荣禄更不敢正视西太后了，他怕自己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，更怕一时冲动酿成大祸。

可是，越是想回避，越回避不了，西太后那流溢着热情的双眸已深深吸住了他的目光，他不能自拔，干脆，壮着胆子，上上下下、仔仔细细看个够。

一瞬间，四目凝视，仿佛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。

西太后展现了最温柔的那一面，只见她款款地走向荣禄。荣禄清晰地嗅到了西太后身上那诱人的香气，他产生了一种如坠云雾的幻觉，仿佛他正在向天上飞，飞入仙境。

西太后忽然立住了脚步，她欲前又止，似一朵带露的玫瑰，娇媚可爱。

“荣，荣侍卫快平身！”

“噫。谢圣母皇太后圣恩！”

荣禄又低下了头，他局促不安地站在西太后的面前，不知此时该做什么、该说什么。但是，凭主观感觉，今天西太后在储秀宫寝宫里召见他，一定不是什么军机大事，也不是让他去杀哪一个人。

是谁呢……

荣禄不敢奢望。但是，此时此景，他当然也十分渴望得到如仙子一般的



她……她不但很美、很诱人，更重要的是，她是尊贵的皇太后！

对那拉氏的渴望，十几年前在江南时，他就有过。曾经有一度，他失去了兰儿，一点儿消息也没有，为此，他痛苦万分。但在荣禄的内心深处仍有着某种祈求，冥冥之中，他感到兰儿是属于他的，所以，他对兰儿的热情一直未减。

眼前的西太后又点燃了他内心深处的欲火。虽然她曾经属于另外一个男人——大清的皇帝，但如今她不属于任何人。平日里，他远远地仰望高高在上的皇太后，可眼前，尊贵的皇太后不再是天上月、水中花，她可望也可即，她就在面前。脉脉含情的少妇正欲向他投怀送抱，荣禄一下子激动了起来。他刚想张开双臂将少妇搂在怀中，可是，他又犹豫了。

如果眼前的这个女人不是大清朝的皇太后，哪怕是尊贵的福晋，荣禄都不会感到从内心发出的恐惧。可是，她不是一般的美妇，她每日端坐在皇帝的身后，隔着薄薄的纱帘，向群臣发号施令。大臣的命运全握在她的手里，何桂清死了、胜保死了、恭亲王被罢免……

万一荣禄冲撞了眼前的这个女人，恐怕小命也难保。荣禄左思右想，进退维谷，堂堂的七尺男儿竟落了两行热泪。

西太后十分清楚荣禄为何而泣，她更能体谅荣禄的难处。她轻轻地走进一步，用香罗帕为荣禄揩去泪水。不知是感慨，还是感动，西太后竟也控制不了自己，几滴泪水滴到了荣禄的脸上。忽然间，荣禄鼓足了勇气，他大胆地凝视着西太后的玉容，早年的情人目光相对，立刻迸发出心灵的火花。

不用说，不用问，一切尽在不言中！

荣禄再也不顾忌什么，他一把搂住心爱的兰儿，任凭泪水流淌：“兰儿、兰儿。”

西太后仿佛也穿过了时空隧道，回到了十几年前。她羞涩地接受了荣大哥的亲吻。

“荣大哥，这些年，你想念我吗？”

“想，当然想。每一天，每一时，时时刻刻想念你。”

情人的痴语一半是真心话，一半是夸张。可是，西太后听了以后很高兴。好久没人这样对她诉衷情了，今天，她要让自己享受个够。

约莫半个时辰以后，西太后温柔地躺在了荣禄的怀里。她从床头的一个小金匣子里掏出一个红软缎荷包，她歪着头，故意考一考荣禄似的说：“你猜这荷包里装的是何物？”

荣禄不解，摇了摇头。

西太后用她那纤纤玉指点了一下情人的额头，半娇半嗔地说：“忘性倒挺好，你可记得那天晚上的事了？”



经西太后一点拨，荣禄的脑海里闪现出一幅终生难忘的图画：安徽、池州、小树林、他与兰儿……

“兰儿妹妹，你看这是什么？”

兰儿看见那物品在黑夜中一闪一闪的，非常好看，便好奇地问道：“这一闪一闪的是何宝物？”

荣大哥轻声说：“这就是夜明珠，是我小的时候从奶奶梳妆奁里拿的。后来奶奶发现她心爱的宝贝丢了，大吵大闹，吵得我躲在门后不敢出来。奶奶死后，我时常把它拿出来看一看，你要是喜欢它，我就送给你。”

兰儿点了点头，荣大哥一把抓住兰儿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等你做新娘子的时候，我要看你戴上它。”

……

往事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，荣禄辨不明自己是喜，还是忧。现在，心爱的人儿的确确躺在自己的怀里，但她并不是自己的新娘，而是九五之尊的当今皇上的亲娘！

“主子，是时候了！”

小安子在门外轻轻地催促，吓得荣禄出了一身的冷汗。他猛地从床上跳了起来，局促不安地望着西太后，而西太后则一副镇定、安详的神态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你什么时候再来？”

荣禄当然渴望日夜陪伴心爱的女人，可事实上不允许他这么做。他只是个臣子，若是让别人知道他与皇太后有私情，这颗脑袋可就要搬家了。

一时间，荣禄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西太后见他这般，心里很不高兴。眼前之人分明是缩头缩脚的臣子，这哪儿是当年的那个荣大哥。这些年来，西太后独守空房，夜深人静之际，寂寞孤单、难以入眠。有时，她竟恨起咸丰皇帝来，恨他死得太早，留下年轻的妇人无人来安慰；有时，她也很后悔，悔不该当年入皇宫做秀女，紫禁城里的皇妃享受不到丈夫的专情，哪个皇帝不风流，他们是博爱，怀里搂的他全爱。若是当年嫁了荣禄，她一定能被丈夫捧到天上，与心爱的人儿白头偕老，做一对恩爱夫妻。

可是，一切都太晚了。虽然西太后与荣禄风流过，但她永远不可能属于荣禄，荣禄也永远不可能日夜陪伴西太后。

一想到这里，西太后黯然神伤，加上荣禄一言不发，她很有些恼火，冷冷地说：“跪安吧。”

听到这冰冷的三个字，荣禄猛醒：他与西太后之间已经隔了一道厚厚的屏障。这可怕的屏障切断了他与当年兰儿的挚爱。他的心在颤抖，一声不响地穿上衣服，走了出去。



荣禄刚出宫门，西太后便蒙着头，大哭了起来，哭得十分伤心。好大一会儿，她又转为低声抽泣，守在门外的小安子听得清清楚楚，但他不敢进来劝主子。他深知西太后那喜怒无常的脾气，他生怕主子心情不好迁怒于他。因为，安德海心里比谁都明白：小安子只不过是西太后身边的一条狗，主子可以宠他，更可以任意驱打他。

“进来，小安子。狗奴才，在门外探头探脑的，找死啊！”

西太后一开口，就把安德海吓了一大跳。他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，低着头，等待着主子发号施令。可是，西太后什么也不说，他站在那儿十分尴尬。突然，他眼前一亮，发现床头的茶几上放着一块闪闪发光的金饰物，金饰物呈圆形，好像上面还有花纹图案。

“主子，你瞧那是什么？”

小安子手指金饰物，西太后顺着小安子手指的方向望去，这分明不是宫中的物品，一定是刚才荣禄临走时留下的。她让小安子把物品拿过来。

安德海小心翼翼地拿起它，讨好主子：“主子，它多好看呀，肯定是荣大人送给您的吧？”

西太后往上耸了耸身子，她竟忘了自己躺在锦被里的是赤裸裸的胴体。当她露出白皙的肩膀时，小安子的目光被拉直了。他那贼溜溜的眼睛，此时竟一眨也不眨。忽然间，西太后意识到了什么：自己的胴体一定很诱人。干脆，她不做任何掩饰，说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帮我穿上衣服。”

“嘛。”

小安子的声音很欢快，他岂能错过这种美差？他一件一件地帮主子穿上了衣服，又殷勤地帮主子梳头。

西太后真惊讶小安子还有这一手绝活，他梳理头发，不轻不重，连一根头发丝也没被拉掉。

西太后满意地笑了：“小安子，你以后常帮我梳梳头，好舒服。比她们的手艺好多了。”

“主子过奖了，奴才受宠若惊。”

“该死的狗奴才，莫和我耍贫嘴。”

两个人说说笑笑，西太后又变得开心起来了。

三天后，小安子再次把荣禄带到了西太后这里。荣禄这次来比第一次放松多了，心安理得多了，他放纵着自己的情欲，他的灵与肉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

当他把西太后搂在怀里的时候，他不断地告诉自己：“荣禄，管她是不是皇太后，只要她是美艳的妇人就行。”

合欢帐里，西太后如鱼得水，风流至极。



荣禄告辞时，她忽然想起上次荣禄留下的金饰物，便问：“那金灿灿的东西，是什么玩意儿？”

荣禄老实回答：“那是金牌，是一位英国牧师把英国女皇奖给他的金牌送给了我。我觉得那是洋玩意儿，便放在了这里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明说？还是小安子发现了它，不然，我也不会在乎的。”

“我，我怕太后不喜欢。”

西太后嫣然一笑，说：“瞧你，还那么拘礼。我可不愿你在我面前像其他人那样束手束脚的。你永远是我的‘荣大哥’，我永远是你的‘兰妹妹’，好吗？”

一番柔声细语说得荣禄心花怒放，他猛地又搂住了西太后，两个人再次倒入软被之中。这可急坏了门外的小安子，他深知西太后这样偷情是大逆不道，万一走漏了一点儿风声，皇宫中闹出风流丑事来，不但西太后难坐江山，荣禄的头保不住，他小安子的头恐怕也要搬家的。

刚才，坤宁宫来了一位宫女，说是来请圣母皇太后去品味新鲜的杏子。小安子连忙把她挡在宫门外，说西太后正休息。

那宫女听后流露出吃惊的神情，这不晌不夜的，睡什么觉啊？可也不敢多问，只好候在门外，耐心地等待西太后醒来。

小安子一看她没有走的意思，连忙说：“姑娘还是先回去吧，等我们主子一旦醒来，我立刻告诉她。”

谁知，那宫女没完成东太后交给她的任务，就是不肯走。她哪里知道西太后的寝室里还藏着一个男人。

这下子，小安子可犯愁了，万一寝宫里的动静太大，被宫女听了出来，岂不坏事？于是，安德海干咳了两声，意思是给西太后和荣禄报个信儿。

谁知西太后正在酣畅之际，她并没留意小安子的暗号，他们仍时时发出低语声。

小安子再也沉不住气了，他亮开了嗓门，高呼：“主子，母后皇太后着个姑娘来请你去吃杏子呢。”

这一声喊叫可把荣禄的胆给吓破了，他并不知道内宫的诸多规矩，不由分说，连滚带爬地钻到了西太后的软榻下，严严实实地躲了起来。

西太后一见荣禄这等狼狈样子，十分气恼。她冲着安德海大叫了一声：“小安子，该死的奴才，哀家正在休息，乱叫什么，掌嘴二十下！”

小安子一听西太后发火了，他不敢违被主子的意志，连忙狠狠地打了自己几个大耳光，吓得坤宁宫的宫女连连后退：“安公公，我走了。你可别忘了请圣母皇太后过去吃杏子。”



姑娘一溜烟跑了，小安子深深地舒了一口气。为了保全主子，他可没少受窝囊气。小安子落了几滴眼泪，他好委屈。主子在里面风流快活，他小安子像一条狗一样站岗放哨，主子稍不顺心，还要惩罚“这条狗”。

其实，刚才主子发话后，打轻打重全凭自己掌握。为什么小安子没心软呢？把自己的脸都快打肿了。他这是打给宫女看的，为了主子，他不惜自己受苦。

西太后从床下拖出了荣禄，她非常生气，冲着荣禄厉声说：“没用的东西，看把你吓成什么样子。我这寝宫谁敢闯？别说她一个小小的宫女，就是她东太后也不敢径直入内。以后你把胆子放大一点，不然影响了我的情绪，我可不愿看到你这副熊样子。”

荣禄惊魂初定，他急于离开这可怕的皇宫。

西太后一把拉住了他的手，急切地问：“下次几时再来？”

荣禄贴在她的耳边，低声地说了一句什么，乐得西太后眉开眼笑，她半羞半怒地推开了荣禄：“好一个小馋猫。”

荣禄走了。小安子低着头走了进来，他哭丧着脸，立在西太后的面前。

“怎么了？小安子。”

西太后早已把刚才的事给忘了，她一抬头发现小安子的脸又红又肿，十分诧异。小安子把刚才的事儿细细地描述了一番。

西太后听后，哈哈大笑：“呆子，让你打，就打得这么重。傻瓜一个。”

不过，西太后还真有点感动了，她抚摸着小安子那张微肿的脸，说：“难得你有这份孝心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”

安德海见西太后如此心疼自己，干脆，他倒在了西太后的怀里，又抽泣了起来。西太后毫不犹豫地为此奴才揩去泪水。这一主一奴、一男一女的关系越来越融洽了。从这以后，每隔三五天，小安子便悄悄地把荣禄带到西太后的身边，乐得西太后眉开眼笑。

如今的叶赫那拉氏好高兴，她不仅手握皇权、独揽朝政，而且还有一个爱她的男人时常陪伴她。她的权欲、情欲都得到了最大的满足。惬意时，哼着小曲儿，显得十分快活。

小安子见主子怡然自得，便奉承西太后，说：“主子也喜欢唱戏吗？”

“喜欢。小的时候，我最爱听戏，什么昆曲、黄梅调、落地唱书（越剧前身），我都爱听，还能唱上几句呢。”

西太后说罢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

小安子不失时机地讨主子的欢心：“既然主子如此爱听戏，不如让京城里的戏班子进宫，唱上几天。”

西太后点头称是，小安子来了劲儿了，又大胆地说：“先把宫里的戏台子搭



第七回

宠内监德海僭越，惊太后东宫斥责

好，得空的时候宫里的娘娘们也可以客串几场。”

“这恐怕不妥吧，后妃客串，祖制上未曾有过。”

“咦，有什么不好。祖制还没有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先例，主子不也做了吗？而且这几年四海平静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外面人都称这几年为‘同治中兴’，这不是主子您的开创吗？主子想听戏，找几个戏班子进宫；主子想唱戏，找几位娘娘陪着唱，这有什么不好。”

被小安子一吹捧，西太后仿佛飘飘荡荡到了天宫里，不知东南西北了。她当即决定：

“好，依你之见，就这么办了。这几天就着手干，先搭好戏台子，你再四处打听打听，选几个名戏班，让他们统统换上新的行头。至于银子嘛，这个不用担心，让内务府支出就是了。”

“嘛。主子请放心，奴才一定把这事儿办妥了。”

小安子领了“圣旨”，他可真忙乎了好几天。先找到内务府总管，向他们交了个底儿，要求他们选派最好的工匠筑搭新戏台。戏台要求宽敞、明亮，比先前圆明园的戏台还大。而且还要精心装饰一番，让西太后坐在这儿听戏，就是一种最大的享受。

果然，不出一个月，豪华气派的戏台子便搭好了，下一步的工作是选戏班。几天后，经过精心挑选的两个昆剧班进了皇宫，为了讨西太后的欢心，安德海令戏班子在一个小院落里加紧排戏，以争取排演出最精彩的曲目。戏班子老板岂敢怠慢，他要求伶人们的每一个动作、每一个神态都要反复练习、认真揣摩，做到精益求精。

准备得差不多了，安德海便挑个风和日丽的日子，请两宫太后和其他后妃们去看戏。小安子令人专门为两宫太后准备了舒适的座椅，案几上摆满了点心、水果、瓜子，以供两宫太后享用。

在一群宫女的簇拥下，两宫太后款款落座。西太后满意地回头望了小安子一眼，关切地说：“小安子，你也找个座位坐下吧。”

“谢主子。”

小安子搬了个凳子坐在西太后的身边。他将西瓜子用手一个一个地剥开，然后递到西太后的手里。西太后边吃瓜子边看戏。过了一会儿，小安子又为她剥开一根香蕉，西太后看戏入了迷，不去接香蕉。小安子见香蕉一剥开了皮，马上颜色就发暗，便把香蕉随手扔了，再剥一支等着，西太后还是顾不上来接。就这样，小安子扔了十几只香蕉，直到西太后伸手来接为止。

这天晚上，戏班子唱的是《贵妃醉酒》。只见舞台上的伶人把“杨贵妃”表演得惟妙惟肖，十分动人。伶人把贵妃那半醉半醒、摇摇晃晃之态把握得很到



位，只见“杨贵妃”杏眼含娇、桃唇带露，好一个“天生丽质难自弃”，娇媚无比。

西太后两眼眨也不眨，面带微笑，轻轻地点头合拍。小安子知道今天主子的心情格外好，他一定能得到奖赏，说不定还能得到二十两白银呢。小安子心里也美滋滋的。

看完戏，回到了储秀宫，西太后仍沉浸在其中。刚才那个旦角的扮相太好了，她不但体态优美，把杨贵妃酒后的美姿与醉态表现得出神入化，而且举止得体、唱腔优美，好一副金嗓子。

西太后笑盈盈地说：“真是个妙人儿。”

“主子，您看伶人是否似天仙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奴才认为她只是天宫里的小丫鬟，她和主子您一比，您才是天仙，她不过是您脚下的一个奴婢。”

小安子不失时机地奉承西太后，逗得西太后直拍打小安子的脑袋：“狗奴才，就会耍贫嘴。”

“奴才不敢，主子不信，您问一问杏儿姑娘。”

小安子向西太后的贴身宫女杏儿递了一个眼神，杏儿立刻笑着说：“奴婢也觉得安公公说的是大实话。”

西太后眉开脸笑，她追问一句：“真的吗？不，还是她美。应该说，伶人把杨贵妃演‘活’了。当年杨妃受宠于唐明皇，李隆基是‘从此君王不早朝’，她的娇媚把皇上的魂都勾去了。白居易赞她‘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’。杨贵妃才是真真正正的天下难觅的大美人，无怪乎唐明皇那么宠她。”

小安子反驳道：“我说杨贵妃不是最美的，人人都说杨妃很丰腴，什么是丰腴，分明她的腰像个大水桶。也许她很迷人，但比起主子您来，不知要逊色多少。主子，您身如杨柳、面似桃花、纤纤玉手、绿云扰扰。以后呀，不仅有人赞颂主子的功德，也有人惊赞主子的美貌。”

一席话说得西太后如坠云雾，飘飘然。

西太后故作嗔怒，拍了小安子几下，开心地笑了。

小安子趁势抓住西太后的玉手，轻轻地拍击自己的脸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主子狠狠地打吧，奴才这张脸早该让主子打了。”

两个人见四处无人，便又调笑了一会儿。小安子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：“对了，奴才去小院瞧一瞧，看看他们又排什么新段子了。”

“嗯，还是小安子心细。去，让他们多排几出有味儿的戏。”

安德海当然明白西太后所说的“有味儿”是什么意思。



领了西太后的口谕，安德海乐颠颠地去了戏班子。

在西太后的授意下，安德海指点戏班子排了几出“有味儿”的戏，如《盘丝洞》《翠屏山》《双摇会》《海潮珠》等。这几出戏里，把那些男女之情表现得非常露骨，淫词艳曲不堪入耳，打情骂俏不能入目。有时候，安德海在梨园里一泡就是大半天，他偶尔也穿上戏装，客串几段，惹得伶人们捧腹大笑。

自从皇宫里有了气派的戏台子，每隔三五天，西太后便硬拉着东太后慈安一起去听戏。尤其是那几出淫戏，西太后看得津津有味，她随戏曲的情节时而捧腹大笑，时而按捺心口，躁动不安。西太后那思春之情全写在了脸上，她一点儿也不去掩饰。东太后在一旁看了，心中十分不快。东太后钮祜禄氏乃名门闺秀，是为端庄、娴静之人，受到过良好的伦理道德教育，过去她从未接触过这些下三烂的玩意儿。如今，西太后公然在宫中允许这些淫戏上演，而且还百看不厌，东太后心里十分反感。她每次来陪西太后看戏，心里都很不快活，所以只能呆呆地坐着，一言不发，一丝笑容也没有。

回到储秀宫，西太后大发雷霆，宫女们当然不明白西太后为什么发火，她们一个个都尽量躲得远远的，以免自己成为西太后的“出气筒”。唯独安德海不怕，他要借此机会添油加醋，把火煽得更旺一些。

“主子，都是你为人太忠厚，一向宽容大度才助长了她的气焰。主子还记得上一次坤宁宫的姑娘来请主子吃杏子的事吗？”

本来这事她早忘了，可今天被小安子这一提起，西太后倒记起来了。今天，小安子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，她不由得掂量起来。

“小安子，为什么提起这件小事？”

“主子，吃杏子事小，但小事并不小。主子想想看：新鲜的杏子乃江南之物，地方上进贡而来，由内务府收下，为什么那么多的杏子全送到了那边，我们宫里连一个杏核都没见到？这不是明摆着吗？”

西太后正在生气，此时，想着小安子说的话更是气上加气：“内务府也太欺负我叶赫那拉氏了，把杏子全送到了坤宁宫，这分明是没把储秀宫放在眼里，岂有此理！”

小安子见“火候”差不多了，他连忙又来“熄火”：“主子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如今那边虽然有些过分，但她从来不过问朝政，更不干涉主子您的措施、主张。依奴才之见，还是暂且忍一忍吧。这忍让，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大家一定会交口称赞主子您的美德。主子定能以仁博人心。”

西太后被小安子之言说动了心，息怒了。一时间，两宫太后相安无事，她们表面上亲亲热热。实际上，西太后时时刻刻都在注视着东太后，而东太后则蒙在鼓里，浑然不知，她对西太后连一点儿提防之心也没有。



自两年前，恭亲王奕訢触怒了西太后，被罢免了议政王后，他在西太后面前，收敛了很多。其女儿大公主也领教了西太后的厉害，所以这两年来，固伦公主一直小心翼翼地讨西太后的欢心。她时常进宫小住几日，表现出对两宫太后的依恋之情。尤其对于西太后，她能做到察言观色，以博得西太后的好感。

当固伦公主进宫时，西太后当然不会让干女儿常住储秀宫，她怕万一公主撞见了荣禄，自己不好解释。所以，固伦公主每次进宫多住在坤宁宫。再加上小皇上载淳也爱去坤宁宫玩，大公主就更少去储秀宫了。

这一天，风和日丽、万里无云，东太后见小皇上从上书房下学归来，便带着两个孩子去储秀宫找西太后叙话儿。半路上，载淳硬闹着让大公主陪他去御花园玩一会儿，东太后无奈只好答应他。

却说储秀宫里的西太后，这几天，她心情好极了，大殿上朝政平稳，文武百官无不臣服于她。退朝回来，小安子告诉她，荣禄明天才能进宫。此时，秋风送爽、秋色宜人，何不出去走一走。于是，她带了几个宫女也去了御花园。临行时，小安子说有些头疼，想休息一下。

西太后一听小安子身体不适，她也不勉强，随口说了句：“不舒服，那就不要伴驾了。”

西太后走后，安德海沉不住气了，他哪里是什么“头疼”，而是急于穿上一件衣服试一试。原来，前一阵子小安子登台串戏，逗得西太后十分开心。前天，戏班子又排了一出新戏，其中让小安子客串一个皇帝角色，戏已排演了好几次，戏文及舞台动作都练熟了，只是少了套行头。本来，戏班子打算给安德海定做一套戏装的，无奈小安子整日陪伴着西太后，无暇出宫量尺寸。

西太后爱看戏，对于小安子的客串角色，她也很关心。于是把咸丰皇帝的遗物龙袍随意送给了他，变成了戏装。午膳后，小安子刚把龙袍拿到手，还没穿上试一试，他的心里痒痒的。他想趁西太后不在的时候换上龙袍，坐在西太后的软榻上，领略一下“咸丰皇帝”的感受。于是，西太后到御花园散步去了，小安子借故留在了储秀宫。

西太后带着几位宫女离开后，小安子急急忙忙换上了龙袍。他穿戴完毕，便端坐在大铜镜前，从镜子里望见自己，他好得意。

“噢，好，真妙。这哪儿是奴才安德海，这分明是咸丰皇帝。”

小安子的心理得到了最大的满足。他再一次注视着镜子里的“皇上”，脸上露出了甜蜜的笑容。就这样，不男不女的太监，穿上龙袍，煞有介事地当了一回“皇上”。西太后的寝宫里此时安静极了。宫中规定下层宫女不得随便出入寝宫，夜里侍寝的宫女全睡觉去了，几个有头有脸的大宫女全伴驾去了。小安子一个人在西太后的软榻上躺着，好快活！仿佛他已到了天宫里。